

上了本科线,来汉读高职

近2万孩子算的哪笔账?

长江日报记者杨佳峰 实习生韦康妮

8月21日,湖北省2026年高职高专普通批第二次征集志愿填报档线公布,6所武汉高职完成征集志愿录取,武汉高职院校本年度招生顺利收官。

长江日报记者初步梳理发现,武汉高职院校共有94个专业组投档线超过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全省及省外共有近2万名过本科线考生选择就读武汉高职,规模创历史新高。武汉35所高职院校,尤其是公办高职招生热度持续走高,录取分数线稳步上扬。业内专家表示,职业技能人才抢手是高职热主因。此外,高职办学质量快速提升、部分民办本科高校学费偏高也是推手之一。

三所高职录取“双过线”

“刚刚统计出来,全校录取考生中过本科线人数1929人!”8月26日,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以下简称武软)招生办主任夏柏发介绍,学校2026年录取分数线刷新纪录:省内普通高考历史类最低投档分461分,超本科线18分(去年超本科线4分);物理类最低投档分442分,超本科线7分(去年超本科线1分),实现历史、物理类投档线双双超越本科线。

省外生源质量同步提升。学校在吉林、山东、河南、海南四省最低录取线均超过当地本科线;物理类在河北、福建、广东、广西、宁夏,历史类在江西、湖南、陕西的投档线均高于对应省份本科批次线。

业类所谓“双过线”,是指高职院校普通高考录取考生,历史类、物理类投档最低分均超过本科控制线。调查发现,武汉城市职业学院、武汉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同样实现“双过线”。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招就处处长王秀丽介绍,该校今年普通文理类招生1200多人,录取新生全部超过本科线。其中历史类最低录取线450分,高出湖北本科线7分;物理类最低录取线436分,高出本科线1分。

武汉电力职业技术学院相关负责人介绍,除技能高考和中外合作办学(物理类)项目外,今年该校普通高考录取新生100%超湖北本科线。

作为本科层次职业大学,武汉职业技术大学在办好本科教育的同时,今年安排高职(专科)招生计划6672人。该校全国高职普通类录取新生中,八成分数超过本科线;湖北省内考生,超本科线40分以上的比例达到91%。历史类平均分达到493.4,超本科线50.4;物理类平均分482.6分,超本科线47.6分。在普通批招生的省份,学校在浙江、广东、福建、江西等19个省份的投档线超过当地本科线。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今年录取的超本科线新生分别超过2400人、2107人。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武汉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等高职院校过本科线新生规模大幅提升,多所高职直逼1000人。

“今年有86名新生高考成绩超过本科线。几年前仅有零星考生过本科线,这两年持续增多,今年达到峰值。”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相关负责人感慨道。

为啥放弃本科选高职?

过了本科线为何不选择本科院校,转而就读高职?

“相比勉强填报偏重理论的本科专业,我更倾向选择一条掌握技术技能的成长路径。”27日中午,襄阳四中毕业生谢格格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今年高考,谢格格超过湖北本科线(历史类)70分,距特殊招生线仅差19分。短暂的失落,她理性规划升学方向。“高考分数只是阶段性结果,学校名气不等于未来发展,选择适配自身成长的路径,远比追求外界眼中的‘最优解’更重要。”最终,谢格格选择了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数字媒体技术专业。

谢格格介绍,数字媒体技术是武软优势专业,学校地处光谷科创走廊,产教融合基础扎实。教学不只局限于理论灌输,配套企业项目实训、技能竞赛等硬核内容,只有深耕技能才有长远发展空间。“分数无法定义人生的上限,进

校后我会踏实努力,把专业基础打扎实,锤炼实操能力,沉下心走好自己选的路。”

无独有偶,来自新疆的考生王嘉慧持有相似想法。她高考成绩超过新疆本科线119分,她选择了武汉职业技术大学大数据与会计专业。

记者调查发现,放弃本科选择高职的不少新生是被民办高校高昂的学费劝退了。仙桃考生蒋佳月告诉记者,她在民办本科、公办本科与公办高职之间反复权衡,最终还是选择了武汉职业技术大学高职专业。在她看来,公办高职院校性价比比较高。多数民办本科每年学费不下2.5万元,加上生活费,四年求学成本接近20万元。另外,不少民办高校校区外迁于城郊甚至县城,也降低了考生报考意愿。

麦可思研究2026年发布的《中国—世界高等教育趋势报告》显示,2020年到2025年,超82%的民办本科院校最低学费上调,其中8%的院校涨幅超1万元。民办本科最低学费平均值从2020年的1.9万元/学年升至2025年的2.4万元/学年。

“‘高投入、低回报’的反差,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考生与家长的报考意愿。”长江职业学院招就处处长张晓刚分析高职招生火爆原因时表示。

吉林考生崔欣羽以超出当地本科线84分的成绩选择来武汉读高职。她十分看好武汉这座城市,“九省通衢,外加发达的工业体系,就业机会多多”。

职业教育含金量持续提升

长期从事高校招生就业工作的升学就业在线研究院院长程亚对近2万过本科线考生选择武汉高职并不意外。他认为,这一现象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一方面,本科学历竞争优势弱化,而高职院校就业优势持续凸显,“职业教育”的含金量不断提升。程亚以自己经手的中兴通讯招聘为例说,企业招人更看重“两头”——要么招硕士、博士搞研发,要么招高职毕业生直接上生产线。

与高职招生的火爆相反,程亚提供了另一组数据。自2025年起,黑龙江、广西、云南、广东等多地民办本科高校陷入招生严重不足的困境,尤其是今年,不少院校经历四五次征集志愿依然招不满,部分学校甚至降到本科线以下几十分录取。这部分放弃民办本科的学生不少选择了高职。

湖北职业教育研究院秘书长席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湖北新增3所职业本科院校,职业本科总数达到4所。高职与职业本科“3+2”贯通培养、高职专升本考入职业本科院校两种通道全面打通。学生毕业后取得职业本科全日制毕业证和学位证,就读高职阶段执行公办专科收费标准(每年学费数千元),同等学历层次、更低求学成本对工薪家庭吸引力显著。

席波介绍,高职院校中,电力、铁路、船舶、轨道交通等行业特色高职院校深度对接央企、国企,订单班、定向班实现“毕业即上岗”,高职就业确定性持续增强。职业本科院校同步推进专业设置对接产业需求,产教融合落地见效、就业供需比高、升学通道畅通,在多个维度形成了对部分民办本科和地方普通本科的比较优势。

张晓刚认为,当下考生择业观念更加务实,优先看重就业前景。以长江职业学院为例,“顺丰班”“楚天激光班”“华工科技班”等订单班持续输送人才,就业更有保障。



扎实的实操训练让高职学生掌握硬核技能。



武汉职业技术大学服装专业学生在实训室合影。



武汉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在船上实训。 通讯员汪云凤 摄

观点

近日,北京昌平职业学校自主招火爆,家长凌晨排队、热门专业数百人争抢数十个名额的画面刷屏网络。

无独有偶,去年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升本专”现象引发全网热议,本科毕业生争相报考该校专科专业,只为获取优质技能岗位入场券。

近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明确鼓励技师学院开设大学生技师班,助力高校毕业生提升技能、适配就业市场。

这三起职业学校招生事件促使我们思考:该如何理性看待职校招生爆火?何时我们才不会对此类新闻大惊小怪?职校招生爆火,绝非偶然,而是产业需求、教育观念、政策导向三重力量共驱的必然结果。

从产业端看,先进制造业、轨道交通、新能源、康养服务等领域对高技能人才需求激增。北京昌平职业学校的“3+4中本贯通”、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的铁路核心岗位、技师学院的大学生技能班,本质上都是对接产业刚需的精准布局,职业学校培养出的高技能人才的就业优势,正在打破社会对职业学校“低人一等”的刻板印象。

从教育端看,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定位逐渐深入人心,越来越多家长不再唯分数论、唯学历论,而是理性选择“升学有通道、就业有保障”的优质职教资源。

从政策端看,国家正大力推进高职院校“双高计划”建设,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实施百万青年技能提升培训、鼓励开设大学生技师班,再到各地出台政策支持职业学校发展,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为职业教育升温注入强劲动力。

长期以来,“重学历、轻技能”的观念固化,本科文凭被视为“体面工作”的敲门砖,职业学校常被贴上“低人一等”的标签。因此,当本科毕业生“回炉”读技校等新闻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后,舆论极易陷入两极化讨论:要么过度解读为“学历贬值”,要么片面炒作“教育降级”,忽视事件背后的理性选择。但理性审视,职校招生爆火从来不是“学历贬值”,而是“人才评价标准”的回归;不是教育的“降级”,而是教育生态的“补位”。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本就是不同类型、同等重要的教育路径,二者无高低之分,只有适配之别。

我们何时才不会对职校爆火新闻大惊小怪?答案是:当社会彻底打破“学历崇拜”,建立“能力本位”的人才评价体系;当职业教育不再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而是与普通教育并行的“主动优选”;当媒体能够理性客观报道职教现象,公众以平常心看待“本科生读技校”“名校生上职校”时。

职业教育的升温,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当我们不再为职校招生爆火而惊讶,不再为“学历倒挂”而焦虑,不再为教育选择而偏见,便是我们的教育体系更成熟之时,也是我国教育生态更加健康、人才结构更加合理之时。

(来源:中国青年网 作者梁国胜)

何时我们不再为职校招生爆火而惊讶

汉正街标准稳链项目即将交出答卷

汉派服装标准化迎来关键一步

8月28日晚,2026汉正街·国际时装周将在汉正街品牌服饰批发广场盛大开幕。这场以“潮涌汉正,老街新生”为主题的城市时尚盛事将有一项重磅议程——汉派服装系列团体标准将在开幕式上正式发布。

一条汉正街,半部汉口史。五百年来,这里曾是“十里帆墙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宵明”的商贸传奇。改革开放后,汉正街又以“天下第一街”的气魄率先恢复个体经营,书写了中国流通体制改革的先行篇章。

近年来,汉派服装产业规模持续壮大,但长期存在质量标准不统一、经营主体“散而不强”、品牌孵化周期长、产业附加值偏低等深层次问题,制约了产业向高端化、品牌化转型。

改变,始于顶层的标准设计。2026年初,湖北省启动标准稳链项目征集。硚口区市场监管局第一时间专题研判、快速行动,主动促成汉正街市场商会与武汉检验检测认证发展集团达成战略合作,联合龙头企业、行业机构等10家单位组建质量技术创新联合体。最终,汉正街汉派服装产业标准稳链项目从全省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成功获批。

项目落地后,一场深扎产业的“标准化攻

坚战”迅速铺开。质量技术创新联合体下沉金正茂、龙腾、云尚等核心市场,走访各类经营主体,全面摸清产品质量现状、商户标准认知、品牌发展诉求。在此基础上,对标浙派、粤派先进体系,结合汉派服装版型与工艺特色,聚焦产品质量、市场服务、区域品牌三大维度,研制三项团体标准,核心指标普遍高于国家标准,既守住质量安全底线,又预留产业升级空间。

目前,三项团体标准已通过武汉市标准化协会标准立项,并将在汉正街·国际时装周上正式对外发布。

标准是产业的话语权,是品牌的生命线。这套即将亮相的“汉派标尺”,不仅是技术规范,更是一套推动服装经营主体从“散而不强”走向集群发展的系统方案。以标准为抓手,汉正街将逐步构建“团标达建、汉正正品、汉正优品、汉正臻品”四级培育梯队,推动更多大个体户向规范化企业转型,引导产业从“走量增收”向“提质增效”转变。

在汉正街品牌服饰批发广场,一场时尚大秀即将上演,这是一座百年商埠向标准化、品牌化、时尚化迈出的关键一步。

(文:龚卓然)

“妆”扮童年认“金盾”,“药”趣横生探荆楚

“康康姐”科普游圆满收官

儿童化妆品与成人用品有何差异?湖北大地孕育着哪些地道药材?8月20日,正值武汉市药品安全宣传周暨实验室开放日,红色主旋律先锋“康康姐”——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6年暑期科普亲子游活动来到湖北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以下简称省药检院),通过沉浸式参观、科普讲座与互动问答,揭秘药品安全监管的“科技面纱”,读懂儿童化妆品安全背后的“技术守护”。

儿童化妆品有讲究,购买要认“小金盾”

在省药检院,孩子们实地参观药品检验检测流程,了解化妆品检测研究中心对产品质量情况的快速筛查。

“12岁以下儿童皮肤屏障尚未发育完善,对外界刺激更敏感,应该使用儿童专用化妆品。”科普讲座上,老师划出重点:儿童化妆品配方须遵循“安全优先、功效必需、配方极简”原则,禁用祛斑美白、祛痘等功效原料,香精、防腐剂也须审慎使用。

如何挑选合规产品?老师教给家长“一看二查三辨”三步法:一看包装左上方“小金盾”标志——这是国家药监局发布的儿童化妆品专属标识,自2022年5月1日起,所有

合规产品均须标注;二查国家药监局官网或“化妆品监管”APP,核对备案信息;三辨进口产品须有中文标签,并注明境内责任人。老师特别强调,“小金盾”并非质量认证,仅表示产品属于儿童化妆品范畴;标签上不得标注“食品级”“可食用”等词语,所谓“食品级”化妆品既违法也不安全。家长们频频点头:“这个全新的知识点太实用了。”

探访“华中药库”,在荆楚大地识百草

“湖北拥有4457种药用植物,是中药资源大省。”在中药检验研究中心,琳琅满目的中药标本令孩子们目不暇接。参观家庭跟随科普老师沿“长江中医药文化走廊”展开探索:神农架被誉为“华中屋脊”“物种基因库”,土家族“神农四宝”——七叶一枝花、文王一支笔、头顶一颗珠、江边一碗水,名称生动有趣,但多属保护植物,不可随意采摘;鄂西南武陵山脉素有“华中药库”之称,盛产利川黄连、咸丰白术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鄂中大洪山是炎帝故里,相传神农氏曾在此著写我国最早的中医药著作《神农本草经》。

讲到鄂东北大别山,孩子们格外兴奋——“药圣”李时珍的故乡蕲春便坐落于

此。他编撰的《本草纲目》被达尔文誉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至今仍是中医药研究的珍贵宝库。针对即将到来的秋季,老师还特意科普银杏:湖北千年银杏谷是秋日胜景,银杏叶可活血通络,白果能敛肺止咳,但白果微毒,不可生食或过量,食用须遵医嘱。

手作中药书签,安全用药融心践行

参观结束后,孩子们亲自动手制作药用植物书签。干制植物标本被平整摆放在白色卡纸上,经过封塑、打孔、加装流苏,一枚枚标注植物名称、拉丁学名和药用功效的书签便完成了,背面还印有药品安全宣传语。家长们感慨,活动既让孩子掌握了儿童化妆品选购知识,又在趣味手工中认识了湖北道地药材,更直观了解了药品安全监管的实际工作,“孩子玩得尽兴,大人也受益匪浅”。

作为“康康姐”2026年暑期科普游的收官之站,历时一个多月的科学探索之旅画上圆满句号。其间,100多组家庭先后走进检验检测机构和科技创新企业一线,在显微镜下看见安全,在实践中读懂科学。孩子们收获的不仅是知识,更是一份对生命的敬畏与对科学的向往。

(文:杨智)